

46 13

群众演唱剧本

鋸大缸

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出
景孤血 整理



前 言

《鋸大缸》是在京剧中保留下来的一出柳枝腔的玩笑带武打戏。仅就《鋸缸》一場来讲，它曾在广大地区流传，几乎成为各剧种中的共有节目之一——但仍是唱柳枝腔。这剧剧情，原来只是一个叫王大娘的因鋸缸和小爐匠打架。后来乱弹戏《鉢中蓮》吸收了它，就变成王大娘是个旱魃名殷鳳珠，小爐匠是百草山的当方土地变化的，他去鋸缸，目的也就在于打碎了她的缸。因为这缸是王大娘生前的奸夫韓成的尸骨所燒。另外一本叫作《百花山》（非百草山），也吸收了鋸缸故事，却把王大娘作为妖狐，小爐匠也是土地变化。京剧中的《鋸大缸》，好象跟《百花山》接近。因为后部开打的金眼豹子、黑、白二狐嘴等，就都是原来在《百花山》中出现过的妖精。

这个整理本是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出本。剧情大致是：王大娘死后成为旱魃，在百草山一带造成干旱。观世音派韦陀去擒她，因她有一口污秽的缸，韦陀怕沾污了自己宝杵，改派雷公去击。结果，缸虽击裂，仍难近身；而当方土地不畏艰难，与民除害，虽在土地奶奶竭力劝阻之下，他却依然变成小爐匠去完成砸碎妖缸的任务，建立功勋。观世音遂派孔宣（孔雀明王佛）、白鸚鵡和大鵬金翅鳥等率领神兵前往扫荡，王大娘也勾結了金眼豹子等抗拒神兵，最后终被歼除。

由于这是挖掘整理的传统剧目之一，所以一切优点悉予保留，《鋸缸》一場，仍唱柳枝腔。其间改动的只有三点：

(一) 为了明确这缸的厉害，在前边加上雷神击缸，以为后文伏线。(二) 原本都是观世音派遣土地变化小爐匠，这里改成土地为责任心所驱使，虽说他是神仙世界中的一个小人人物（芝麻大的官儿），但能自动地（也是机智地）和妖邪去作殊死斗争；同时，还穿插以土地奶奶担心丈夫受害，坚决不放他前去，虽是老夫、老妻却依然伉俪情深的情节，使这出戏在原来的风格上，更富于轻松、幽默，和充满人情味道。

(三) 《锯大缸》本来是个独立情节被吸收在捉妖剧内，因而过过去演到《锯缸》这场，不但有些庸俗低级的噱头，而且也前后孤立起来，把那小爐匠是由土地变化员有砸缸任务的情况，完全割裂开了。其实，即使他在当时是用一种打掩护的方式来隐蔽自己，也不应该排斥内心活动。另一方面，王大娘在缸被击破以后，毫无沉重心情，也不甚合理。整理本对于这些地方，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整理工作一直是和本剧导演閻世善、孙威武同志（也是剧中主要演员）共同商量进行的。他们对于剧本的结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演出时，美术、音乐、舞蹈、武打设计也有许多创造。尤其是武打部分，一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并把许多特技适当地安排进去。这些创造性的劳动，对于各地剧团武剧组的排演或研究工作，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此就把剧中武打套数作为出版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详尽地记录下来。

这一剧本，希望能在出版后得到各方指正。

整理者 1957年10月

人 物

觀世音	龍女	善才童子
韋陀	雷公	主大娘
土地	土地奶奶	黑狐嘴
白狐嘴	孔雀形	孔宣
白鸚鵡	大鵬金翅鳥	比邱僧
蓮花童	金眼豹子	大鳥形
四雷旂	十二小鳥	四神將
四小豹子	二小女狐	

第 一 場

前奏曲。幕啓，觀世音、龍女、善才童子同在雲端中出現。

觀世音（詩）云水光中瑞氣新；柳枝一蘸遍甘霖，

慈悲六道非无尽，不使妖魔將正侵。

我乃南海觀音大士是也。今有百草山妖魔作亂，造成災害，黎民百姓受盡其殃。不免派遣神將誅之。护法神何在！

韋陀（內聲）來也！

韦陀上。

韦陀 参见大士，有何法諭？

观世音 王家庄妖魔作乱，命你前去降伏！

韦陀 启大士，聞得此妖，系僵尸所变，她有一缸，乃不洁之物，弟子宝杵，永鎮西方，倘被玷污，多有不便。

望大士速派雷火击之。

观世音 言得极是，就去傳我法旨，調遣雷部。

韦陀 遵法諭。

閉幕，牌子，观世音、龙女、善才童子同下。

韦陀 雷神听者：今有王家庄妖魔作乱，奉观音法旨，命你等速用雷火击之！（下。）

雷公 （内声）遵法旨！

急急风，四雷火旗、雷公上。

雷公 （詩）咚咚雷鼓放光辉，踏遍金蛇肉翅飞；

人間任是梟雄輩，也自惊心失着威！

我乃上界雷祖是也。今有百草山妖魔作乱，要将此地造成干旱三載，吾神奉命，用五雷击之。就此前往！

四雷火旗、雷公下。

幕启。百草山景。王大娘舞蹈上，作惊慌状，雷公等原人上，分左右中三击王大娘，王大娘下場取大缸上，举缸抵抗，反复盘旋。最后雷公将缸擊裂，发觉秽物，雷公不支。向后退避。

閉二幕，王大娘下。

雷公 （叫头）且住！正要将她劈死，不想她的宝缸，尽是

些骯髒的东西，吾神难以近身，不免回复大士便了！

（急下，四雷火旗随下。）

第 二 場

音乐（管弦乐）幕开，露小庙旗杆布景，土地奶奶端坐

庙内。

土地奶奶（念）土地公公不在家，土地奶奶想念他。（边念边下位）

今几个我們老头子，一早就出庙巡游去啦，天呐全到这时候儿啦，他怎么还不回来呀？可真让人着急。呦，说着说着我們老头子真回来啦，我說老头子……（一看不是）呦！你瞧哇：我是上了岁数儿啦，俩眼全花啦，哪儿是我們老头子呀！

土 地（内声）嗯——喷！

土地奶奶 哎，成啦，这回我們老头子真回来啦。我說老头子，你等着，我来搀你！（前行，起音乐牌子，土地奶奶从边幕中拉土地上。）

土 地（坐在庙前石台上，喘嗽）嗯——哼……哎呦喂！人老毛腰白了头，土地老了怕出游，偶尔出去走一趟，累得我咳嗽痰喘嘿嘿又嘿儿嘍！（作痰喘。）

土地奶奶 我說老头子。

土 地 哽！

土地奶奶 我說你干嗎这末跟老牛精似的，这末嘿儿嚟、嘿儿嚟的。噢！你八成儿又犯了节气了吧？

土地 得味！什么时候儿我就犯节气呀？我这是累的。

土地奶奶 累的？

土地 哽哼……

土地奶奶 誰不讓你跟家里好好儿的呆着哪？老往外跑，可干什么去呀？

土地 噢！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土地土地，必須巡查各地；若不巡查各地，少不得要出“猫儿溺”①！

土地奶奶 到我这儿可擰啦。它是土地土地，住在庙里，整天閉門不出，要陪着土地奶奶……

土地 干什么呀？

土地奶奶 起——膩②！

土地 哎，得啦得啦，嗯，什么岁数儿啦，还叫我跟你起膩呐？

土地奶奶 那末不起膩一定有“猫儿溺”呀？

土地 喂！这个“猫儿溺”还不小哇！

土地奶奶 我說老头子！

土地 啊。

土地奶奶 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儿呀？

土地 呦，你全不知道哇？

① 北京人管着不正当的隱秘情节叫作“猫儿溺”。（因猫在便溺后必用土掩藏。）

② 犹言在一起食慾地調笑，一般多用之于男女之間。

土地奶奶 我不知道。

土地 嘿，你听了！（念数板）

有档子事儿，我看过眼儿，
旱魃（念包）作怪就在眼前儿。
那王家庄它隔这儿不远儿，
有个王大娘就在这住家儿。
她生前学会了妖术邪法儿，
死后就埋在了百草山儿。
她半夜三更好象个“拈拈轉儿”^①，
整天晚上她出来“卖呆儿”^②，
她把那黑白狐狸都勾到一块儿，
还有个豹子叫金眼圈儿，
那狐群狗党都成了伙伴儿，
一到晚上伤人害命还吃小孩儿。
这百草山是我的地面儿，
我怎么能容她鬧翻了天儿，鬧翻了天儿。

土地奶奶 嚙！敢情咱們这儿出了旱魃啦？

土地 啊，你才知道哇？

土地奶奶 还吃小孩儿哪？

土地 可不是吃小孩儿嗎！

土地奶奶 我說老头子，她吃你没有哇？

土地 哈哈……廢話，她吃我干什么呀？

~~~~~  
① 小孩玩具之一。

② 故意出来卖俏之意。



土地奶奶 还是的，她又没吃你，你可管这闲事干什么呀？

土地 嘿，这叫什么话呀，这是我的地面儿，我不降妖捉怪，谁去降妖捉怪呀？

土地奶奶 哟，你还降妖捉怪哪？

土地 啊！

土地奶奶 嘿，你呀，算了吧！（念数板）

老头子你别实心眼儿，  
想你本是那芝麻大的官儿，  
在城里头还好点儿，  
如今来到这荒山儿，  
住小庙儿，它没有门脸儿，  
上头塌了露着天儿，  
一下雨我就洗脸儿，  
风吹的树叶儿我戴上了花儿。  
这破香炉成了泥蛋儿，  
没人烧香可怎么冒烟儿。  
咱们俩人的袍成破片儿，  
一年四季耍着单儿。  
似这等清锅儿冷灶没香没火儿的穷地面儿，  
你又何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叫我揪心攥着肝  
儿！

土地 （接念数板）

嘿，老婆子你耐点烦儿；

这个旱魃她太狠点儿，

她要造成干旱不收三五年儿，  
你来看这山前山后荒了片儿，  
太阳晒得直冒烟儿，  
走道儿都烫脚底板儿，  
连我的五脏都直掉渣儿①。  
可你想想，不打庄稼怎么吃饭儿？  
不收五谷怎么赚钱儿？  
甭说粮食不能见面儿，  
可你也没法儿种香瓜儿，  
饿死了多少庄稼汉儿，  
人人都在哭皇天儿。  
哎，前两天那劈雷忽隆忽隆响了几遍儿，  
闪电好象个打火铤儿，  
我只说这旱魃一定被劈八瓣儿，  
可没想到她顶着个妖缸直转弯儿，  
虽然把缸劈裂了块儿，  
她还想找人锯缸再闹几天儿。  
嘿，这个时候儿，  
好接骨眼儿，  
我变个“固爐儿”去找她的碴儿。  
我把那锯碗的挑子变两件儿，（奔向旗杆，用拐  
杖打落旗杆，利用旗杆座儿，变出两个箱子）

---

① 此句系指土地的泥象而言。

还有那扁担锤子带煤渣儿。（即用打倒的旗杆变出扁担）

我先去把她的妖缸打成碎面儿，

我叫她这辈子对不上碴儿，（狠狠地）对不上碴儿。

土地奶奶 哟，我说老老老头子！

土地 噢！

土地奶奶 连雷公都惹不了她，你就惹得起她啦？

土地 哎，你哪儿知道哇，那雷公不惹她，是因为她的妖缸，左右是些个“阿哩吧哏”<sup>①</sup>的东西，雷公不敢向前，他是“好鞋不蹬臭狗屎”。

土地奶奶 老头子，那末你呐？

土地 我这末小的前程，我这末大的岁数儿，那怕什么，我给她个破锣破打，破罐子破摔。

土地奶奶 啊！

土地 我非去不可，你别拦着。

土地奶奶 哎哎，老头子，你你你你真去呀？

土地 我可不是真去吗？

土地奶奶 哎哟老头子，我舍不得你！

土地 啊，你别拦着啦。

土地奶奶 哎，老头子！

土地 哎，你你别拦着我！

~~~~~  
① 秽物的形容词，或系“阿哩吧脏”转音。

土地奶奶（念数板）

老头子你仨鼻子眼儿多冒烟儿，
你去万一有了失閃儿，
那不是动了我的心尖儿！
我说老头子……

土地 啊？

土地奶奶（接念数板）

快快跟我去吃饭儿，
我那儿给你留着剩供尖儿①，
爐食饽饽大八件儿②，
鴨儿梨香蕉苹果干儿，
虽然没给你留酒菜儿，
给你剩了一杯老白干儿。
咱们俩人是脸儿对脸儿，
痛痛快快嗒划两拳儿，
三星照哇六合联儿呀③，
五經魁首夺状元儿呀，
二——好哇，
八匹馬啦跑哇！

① 过去供神佛的食品，不拘糖果糕点均谓之供尖儿。

② 北方点心有以八种为一份的名为“大八件儿”。

③ “三星照”“六合联”“五經魁首”“八匹馬”……等，均系飲酒划拳的名詞。

快喝酒哇！

， 快快快，走哇，走哇……（上前拉着土地就走。）

土 地 哎，你别拦着我啦，你别拦着我。我不捧你，我不捧你。

土地奶奶 不能去，不能去。哎，老头子，走哇走哇……

土地奶奶拉着土地，边說边往后走，土地“金蟬脫壳”，土地奶奶挽着假臉子衣冠下。土地变成小炉匠出現。

土 地 哈哈，还是我老婆子不行。說变就变，好味，不管你怎么說，我是非去不可。（以下改“啣口”）嚙！（唱柳枝腔）

一个鷄蛋两头儿光，
挑起了担子走四方。
走道儿还把那山歌儿唱：
免得一道儿悶的慌。
今天不到那别处儿去呀，
一心要到那王家庄。
王家庄有一个俏皮小伙儿，
一心爱一个大姑娘。
正月里放定二月里娶，
三月里产生一个小儿郎，
四月里成人五月里大，
六月里念書作文章，
七月里上京去赶考，

八月里得中状元郎，
九月里領凭去上任哪，
十月里告老回家乡，
十一月得了个冤孽病儿，
蜡月初一見閻王。
若問我說的是那一段儿，
名儿叫作两头儿忙。
說着說着来的快呀！
不觉来到了王家庄。
担子放在十字路口儿，
俺吆呼一声鋸盆鋸碗儿鋸大缸。

噯喝，鋸鍋固爐鍋嘞！

王大娘（內唱柳枝腔）

王大娘悶坐在上房。

王大娘手持糊袋上。

王大娘（唱）防身的宝缸被击伤。

有心去把金眼大仙找，

土地（吆呼）鋸鍋固爐鍋啊！

王大娘（唱）忽听門外响叮噹。

用手开开門两扇——

土地（吆呼）鋸鍋固爐鍋啊！

王大娘（唱）見一个固爐儿站在道旁。

我說嘿嘿嘿，你是干嗎的？

土地 哇啊哈哈，原来是位“大娘子”！

王大娘 呸，大嫂子！

土地 哎，对对对，是大嫂子！哎嘿。

王大娘 你是干什么嗒？

土地 啊，你問俺呐？

王大娘 啊。

土地 哦喝，鋸盆鋸碗儿，外帶固爐鍋。

王大娘 嘔，你是个小爐儿匠啊？

土地 嘔，可不！

王大娘 巧极啦，我正要找你这哪。

土地 哎，你找俺来啦，你看……（回望作找东西状。）

王大娘 我說嘿嘿……你找什么呀？

土地 哎，大嫂子，你知不道，它是俺今儿个出来嗒慌疏，把这个吹筒子撈到家咧，看你这末一抽烟，哎，怪饒得慌的。

王大娘 嘔！你是忘了带烟袋啦。

土地 可不。

王大娘 瞧見我抽烟，犯了烟癮啦。对不对？

土地 对对对，俺犯了烟癮咧。

王大娘 不要紧的。

土地 哎！

王大娘 烟酒不分家，我給你一袋抽不得啦嗎。

土地 嘎！好极啦，那俺就攪你一袋。

王大娘 拿去！（把烟袋遞給土地。）

土地 （抽烟）大嫂子！

王大娘 啊!

土地 你这什么烟呐?

王大娘 你不知道, 我们当家的, 他在凤阳作事, 给我捎来
嗒“凤阳撥儿头”^①。

土地 凤阳撥儿头?

王大娘 对啦, 怎么样?

土地 你看看, 怎么没给那凤阳味儿呀?

王大娘 你拿过来吧! 哪儿有凤阳味儿去! 我瞧你还是瘾着
吧。(取过烟袋自吸。)

土地 俺再抽抽。(又从王大娘口中夺过。)

王大娘 (被他忽然一夺, 吃了一惊) 哎——呦!

土地 俺再抽抽。

王大娘 你碰了我的牙啦。

土地 哎呀! 你猜怎么着, 这回有了凤阳味儿咧!

王大娘 怎吗?

土地 它是打你那个嘴儿里到我这个嘴儿里, 它就有了
凤阳味儿啦。

王大娘 你别挨骂啦!

土地 哎, 大嫂子, 大嫂子!

王大娘 啊?

土地 咱们烟儿也抽着, 活儿也说着, 你找俺作嘛儿呀?

王大娘 我告诉你……

① 安徽凤阳地方出的烟叶, “撥儿头”犹言第一起品种。

土地 啊。

王大娘 我这儿有件活儿，想找你給作，可是我瞧你这个小
爐儿匠恐怕作不了吧！

土地 嘿！你看看，你看看，你是“截着門縫儿瞧人”哪，
都把人給瞧扁了。

王大娘 怎嗎？

土地 作不了，哼哼，这也不是跟你吹，俺告訴你說：俺
能鋸——（唱）

玉皇大帝的珍珠碗，
王母娘娘的瑪瑙缸，
能鋸天上的风不散，
能鋸海水流不长，
五湖四海换过底，
老君給俺拉过风箱。

王大娘 好啦，好啦，好啦，你呀，可真能吹，这不是說大話嗎。

土地 嘿嘿，你看看，作买卖人儿不会吹，还行嗎！哈哈
哈……

王大娘 这末一說，你什么活儿都会作呀？

土地 哎，作得了，作得了，你作什么呀？

王大娘 那末你听了！

土地 你說吧！

王大娘 （唱）找你不为別的事，

我家有口醃菜缸。

土地 嘔，醃菜缸。